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五千一百

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八隊

兌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

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程子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

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子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致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言之而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應應對之應象于本義兌說也釋卦名義剛中而柔止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重楷集說朱氏附錄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辯這箇也好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子夏傳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剛中正而外柔順於物萬物皆說其澤聖人以說先人而民忘其勞以說犯難民則忘死非大人不能說於民而民咸悅而得其正也玉衡注兌亨利貞重言利貞二十五本卦二餘附蒙卦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說而違剛則謫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兌徒外反悅也八純卦象澤說音悅卦內並同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說者也重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二萃一本卦一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為切又如字難乃旦切孔穎達正義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兌說也者訓卦名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二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

永樂大典

卷一五二四一

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為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故得說乎而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廣明說義。合於天人。天為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李鼎祚集解象曰。說也。虞翻曰。說也。故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三三四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為順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七。故為勞。震喜說。坤為民。坎為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虞翻曰。體也。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七。民悅無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為忘。或

永樂大典卷一五二四一

二

以坤為死也。說之大。民勸矣哉。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為喜笑。故人勸也。歐陽文忠公童子問。說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允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蘇軾傳。允亨利貞。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小惠不足以勸民。陳了齋說。亨利貞。故說也。剛中而柔外。是謂中道。說以利貞。猶曰中柔以利貞其用也。豈用之乎。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之大。非說之而大也。井之用可觀於此。張紫巖傳。允以說為體。說而不正。何以化。剛中則不欺於天。而有以承天意。柔外則不拂於人。而有以合人心。是為允之貞。說道於是行矣。卦剛在內。柔在外。二五得中。曰剛中。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九五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言允說之功如是。聖人以剛中至誠之實。躬行仁義道德于身。以率兇天下。故能得天下心。而天下樂從之。曰民忘其勞。天下大說而後與之同好惡。除患難。若水東注。勢無遏者。民知夫本以生我。是以忘死効命。而求以報上。曰民忘其死。真誠之感。理則然耳。禹湯文武周公。率循是道。大功大業。著見天下後世。于今未泯。本諸此也。萬

物役乎坤。至允物遂其成。為忘其勞。乾戰之。坎勞之。而終歸於坎。為忘其死。夫死之。乃所以生之。宜其說也。坤為民。坎為難。郭雍解象曰。允。說也。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允之為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允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允說有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此得允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允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中心說而誠服。允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允。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為。必說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觀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無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允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平伐。功非能說民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五

三

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為。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允。民者歟。李允讀易詳說允之為義。孔子以一言釋之曰。說也。蓋允為澤。潤萬物者。莫說乎澤。故為萬物之所說也。允之為卦。一陰處乎上。二陽處乎下。外柔而內剛也。聖人涉世。外曲而內直。外柔而內剛。內不失己。外不絕物。无性而大通。以正說人。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湯武革命。南巢牧野之戰。勞民犯難。而民忘勞。忘死者。豈以力驅之哉。能盡說之道。得其心而已。昔之興大德。勳大衆。未有下不說隨。而能成功者。秦之長城。隋之遼東。二役興而天下亡矣。說道之大。民主相勉。勵以從上之命。何事而不可成乎。聖人所以大之也。來漢上傳允亨利貞。上說之。本民勸矣哉。允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見外者也。允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來說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允亨。象曰。允說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允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去。

故說道利焉。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先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五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為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言先也。坤為衆。民也。坎為勞。先決。坎為大川。險難也。坤為死。以內卦言。先先為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先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服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為先。民忘其死也。未就。伏辭勞。婦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爻而言先也。在卦氣為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李衡養海樞要彖曰。先說也。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為順。剛中為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鄭剛中疏。餘先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先說可以致亨也。然說而不以正。非先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五

四

貴也。故先亨利貞。二五蓋先之所謂貞也。五固正矣。二亦得為正者。以中故正。亦以初其正也。先者巽之反。巽之初六。為先之上六。巽之六四。為先之六三。而巽之二五。雖為先。未嘗失其中也。惟兩柔說而出外。聖人慮其過也。故有利貞之戒。此剛中柔外。說以利貞之道也。夫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上能順天而為天所說。則人之說之也可知矣。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然天之所說。豈為其以諂求哉。有剛以立已。有柔以通物。內外不失其正。而說道行乎其間。此天人所共與。先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或問。不曰順乎人而應天者。天人一道。順與應。不可以天人分也。舉此則彼見矣。人君盡先之義。則可以得民之所難。何則。小而服勞。大而効死。二者皆民之所難。民惡憂勞。我使之忘其勞。民惡死亡。我使之忘其死。非得其所難者。能致是乎。古有行之者。湯武是也。非獨湯武。凡以說道順幽明之心。而得民所難者。義皆如此。先民與犯難。乃在我之事。忘勞與亡死。皆在彼之心。我行於上。民應於下。此先說之所以為大也。鼎祚易。謂二四變為也。有震坎坎。為勞為心。先為說。勞而心說。忘其勞也。坎為難。震為反生。犯難而忘其死也。集傳。又謂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五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安定胡先生

謂澤水之所聚滋息萬物。使之得所養而說澤。聖賢欲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語口舌而為說。故說去言而為允。揚萬里傳允美而亨。天人說也。天人美而說。說利貞也。聖人美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悅。故天譴。惟利貞。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遺聲色。始。革之象曰。湯武革命。慎乎天而應乎人。今允之象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允言天。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苟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太。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林東集解成卦曰。允者。初為允。二為離。三為巽。四又為允。其義則備於前矣。允亨利貞。何謂也。曰。允說也。說也者。事之所以成也。夫坤不說。則則家道陵遲。君臣不說。則萬事隳壞。朋友不說。則學問廢缺。百工不說。則技藝不進。庶民不說。則王政不行。惟說乃能亨也。然易說者。小人之情。而難

說者。君子之性。是則說者。其小人之道與。說雖小人之道。而允之為卦。剛中而柔外。是則君子之說。而非小人之說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說以正。則為君子。說以不正。則為小人。子曰。近者諱遠者來。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夫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而况於千萬人乎。說以利貞。所以得萬國之歡心也。故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所謂順乎天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所謂應乎人者。衆其所欲。去其所惡。使天下翕然心悅而誠服也。不順乎天。无以應人。不應乎人。無以順天。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民情莫不欲佚也。說以率先。而使之忘其勞。莫不欲壽也。說以犯難。而使之忘其死。古之人。其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之謂也。是故說有大小。子女玉帛。車馬衣裘。人之所說也。說於惠之所及。而不說於惠之所不及。則所說者小矣。利之以農桑。申之以孝弟。及其說也。相勸而為之。則說之大者也。是故允之象為澤。澤之所利者溥矣。其聚之也。足以說魚鼈。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穀。而生民之類。咸說之矣。其為說也。不亦大哉。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一

揚慈湖傳允。說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說人者有矣。壞人心於无窮。故大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也。其中則剛。其外則柔。以此得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則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或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死之。或忘其身。說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說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說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无所不通也。趙復齋說。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方是說處。項安世玩辭。順天應人。革與允皆言順天應人者。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意。說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於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允曰。亨利貞。蓋謂此也。允自二至四互革。民勸矣哉。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即所謂勸也。李謙齋詳解允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允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蓋以其有潤物之功。是以萬物咸說之也。夫天

永樂大典卷一五一四一

六

下有真說。可以心感。而不可以偽為。惟其出於中心之誠。故真笑未發而和。苟出於偽。則背有詭笑。蓋有貌然而心不然者矣。故允之所以亨者。以其說之出乎誠然者也。雖然。說不可以非其道也。以我而說人。不以其道。則在我者為苟說。以人而說我。不以其道。則在人者為過說。故必利乎貞。貞者。所以持之而不使之至於流也。以卦之全體論之。三五以剛而居中。三上以柔而在外。以剛居中。則中无所苟。以求居外。則外无所忤。外无所忤。故說中无所苟。故貞說而貞說而不流者也。夫說之為義大矣。上順乎天。下應乎人。湯武之所以救民於水火說也。以此先民而使之。則民忘其勞。周公采山之詩亦說也。以此犯難。則民忘其死。楚王巡撫三軍。而士如扶纜。亦說也。夫民之所不欲者。莫若勞。而所甚畏者。莫若死。乃今至於忘其勞與死。而相勸以惟上命之從。則說之為義。豈不大矣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允說也。釋允義。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釋允象辭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廣允義。為椅轉注允志卦。說也。明卦義。說今悅。允十翼皆同。程正叔曰。二陰居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郭子和曰。允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

八。在下者。得其志而自悅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允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六爻明卦象占。剛中二五。柔外三上也。順天應人乎也。以二陰在上之卦言之。九自三之五。順天也。六自五來三。應人也。三人倍程可久。曰。以柔外接物。故亨。以剛中處己。故利貞。不言亨。應乎人。則亨可知矣。朱子曰。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又柔外故說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程正叔曰。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李去非曰。世固有小人。文為貞外。方內之說者。循習以失正。則陷於脅肩諂笑。脂而澤之。不勝其為柔矣。說以兌。民妄其繁。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以九五六三往來。推廣卦義。先難。並去聲。九自三往五成兌。上六陰。民也。五在上先。故曰說以先民。六自五避九來三。勞也。而忘之。九自三。直犯君位。難也。九居五。則三忘矣。故曰。忘其死。又為來兌凶。謂是也。鄭少梅曰。忘死言犯難。則知忘勞之為服役矣。忘勞言先民。則知忘死之先說矣。然則說之所以為大者。不特使之忘勞忘死。而尤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死焉。所謂民勸者。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亦以是相責也。李泰發曰。民至相勸。以從上之令。何事而不可成。聖人所以大之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田疇學易瑣徑離變允圖



離下



兌上

重離之卦以上九之爻。下而在離之初九之下。則離之初九上為九二。離之九四上為九五。故兌卦有剛中之象。離之六五。上而為上六。故兌卦有柔外之象。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為順。剛中為信。故有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象。象曰。兌。說也。此民勸矣哉。前輩說兌之卦。以為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此但指三畫而言。兌耳。然重兌之卦。則有巽離在焉。巽為萬物絮齊。離為萬物相見。至于兌。秋成熟之時。則萬物豈不歡說乎。所以去言而名兌。以兌之說。蓋有萬物不言而說者存。說之不以言。是以為兌。伏羲正其名。文王詳其德。孔子則讚其義者也。讚其義。則只當言兌之義在說。亦所以使人因說之一字。而可以悟兌之為說者。不以言也。夫兌卦自離變。離之初九。上而為九二。離之九四。

上而為九五。二五皆剛。故曰剛中。離之六五。上而為上六。故曰柔外。剛不在乎中。則所說不出於誠心。柔不在於外。則所說不入於人心。是必剛中而柔外。乃見允說之象。然卦雖有亨利貞之辭。而釋彖之辭。不言亨者。聖人蓋慮後世之為說者。皆尚允口之言。以求亨通之道。故略之。而不及於亨。然剛中則亨乎己。柔外則亨乎人。亨之義。已寓于中矣。故不言亨。諸家解者。多以為說道宜正。便以此來帶解利字。非也。允之利貞。非其它。利於正者。比也。允之為卦。得秋之正。乃萬物各正性命之時。成就萬物。有利有貞。不可以為利於正也。施於人事亦然。說之以利。則如先典之析囚夷隩。幽詩之稼穡稊麻是也。說之以貞。則如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弟恭。是也。說之不以利。則口惠耳。口惠不足以結人。說之不以貞。則邪諂耳。邪諂不足以服人。既說以利貞。則上能順天。而為天所說。平能應人。而為人所說。夫天之心。即人之心也。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燕民悅。是天與之也。燕民不悅。是天不與也。順天應人者如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以說之道而施之於先。而用民於後。則民雖惡勞。亦自忘之而不惡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

永樂大典卷五十四

不怨是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以說之道而俾之犯難。則民雖惡死。亦自忘之而不惡也。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然小惠不足以說也。允為澤。上互卦。巽為入。下互卦。離為麗澤。之入於人者。澤附麗於人者。固其說之廣大。則不特使民自忘其勞。自忘其死也。尤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忘死焉。所謂民勸者。不獨東山之詩為然。如汝墳殷其雷之類。皆是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魏了翁集義。蓋田呂氏曰。允有所說而不蔽也。東萊呂氏曰。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各而見易道之无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允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允。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麓。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意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習之毒。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

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宋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群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為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鄭汝諧莫傳允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允自乾來。亨也。以上為主。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柔皆地。剛為說。三上皆不變。為利貞。允之本體也。然上下皆柔。未免敵應。故必變。其來卦之一爻。然後卦有其主。上用而剛變。允為乾。上天位。三人倍。三以柔順乎上。上以剛應乎三。上順天而下應人。允之變體也。以本體言之。允之在上者為君。允之在下者為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民忘其勞也。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民忘其死也。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矣。象辭不言變。文王自明其心也。夫子釋象。乃繫以是。以之辭。明卦之變體者。蓋言武王辛文王之功也。又申以允民犯難之義。明卦之本體者。蓋言文王顯于西土。經始勿與。庶民于未。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人心歸之。可以王矣。猶終其身。事殷而不變。此周之所以為盛德。易核總義。允之為說。何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說之見於外者。人君之說。天下猶允澤之說。萬物。說則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物情通暢。有亨之理。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則容說亦足以害正。故利乎貞。以卦體推之。二五陽爻在中。則中心誠實之義。三上陰爻在外。則接物謙和之義。中心誠實。與天為徒。故言順乎天。接物謙和。與人為徒。故言應乎人。說以利貞。天人之所同與也。允自二至上。互澤大為羊之體。羊之象以順天。應令為湯武之舉。湯武非求說於民者也。以利貞之道。先乎民而已。人情莫不欲逸。先王則節其力而不困。是以民忘其勞。人情莫不欲安。先王則厚其生而不傷。是以民忘其死。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允之所以為說也。趙汝樸輯聞允說也。止民勸矣哉。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允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允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此固六爻之德。然以已而說人。與說人之從已。皆足為德之累。必有剛正者。為主於中。而以柔德順說於外。剛中則不失已。柔外則不忤物。如是。亦可以說矣。然人情不難於說。而難於正。說之道。利於正。而惡於邪。說以正者。天以无私覆萬物。我秉道而人自說。无事於違道。以干譽。可以順天之理。人以惠養望人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无事於於任己以求說。可以應人之欲。凡是皆正之自出。所以釋利貞之旨也。夫

人心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民非說勞也說有甚於勞而忘之也湯武于
 伐之仁若時雨降則東征西怨不期而會民非說死也說有甚於生而忘
 之也說之功用如是其大民之勸之非力邀而強制者不曰勸民而曰民
 勸民說而无侯於勸也寧若魯莊之戰以小惠斬新馬求於民哉徐相直
 說彖曰允說也允之義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陽剛居中誠實之
 象柔爻在外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正利貞者說之道宜得其正也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善者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君子之道
 感於民心說服无矜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
 心說於義而忘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所勸勉以從君故聖人贊之曰
 說之太民勸矣哉張應珩解彖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
 中三上柔外說以利而為正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之氣和乃說
 故能應天順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
 矣哉與民同樂民相率而歸之是以使民而民忘其勞臨難而民忘其死
 此則說之至也陳深讀易篇彖曰允說也釋允卦義也剛中而柔外說以
 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剛中初一九五也柔外六二上六也剛實在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十

中而柔和外故說說之道利於正也說而能正是以順天理之至應人
 心之合順乎天允上也應乎人允下也天人皆通所以亨也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凡說之道以之先民則民
 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忘其死勞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民心說隨
 雖勞不怨死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說服於義雖死不避此說之道
 大而民莫不知勸勉也忘勞忘死即所謂勸也蘇起翁讀易記彖曰允說
 也止民勸矣哉允說之義也二五剛中三上柔外允為口喜說之通則為
 說信所以利在貞正然說而貞正喜說之太順天應人天人胥說說之至
 說之大也以說道先乎民而使民忘其勞苦說以犯患難而使民忘其死
 命此說之大者也說道先民是无事之時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
 則一旦有事民自奔趨忘其勞忘其死不知其所以然民忘其勞民忘其
 死則民之有所勸勉皆說道使之也二三四互澤伏坎坎勞卦也伏則民
 忘其勞矣三四互巽伏震震為反生反生則民忘其死矣丁易東象義
 此釋允彖辭也允之所以亨者以上下相說而為亨也剛中而柔外允居
 二體之中而六居二體之上也說以利貞說而不正非利也說而得正所
 以為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上卦六在上天也下卦六在三人也又從而

推允說之義。曰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說之義。其大如此。此民之所以勸也。以象言之。卦有互離伏坎。坎為勞卦。離為坎伏。忘其勞也。又有互巽而伏震。震為反生。忘其死也。鄭錡圖說。允亨利貞。止民勸矣哉。說卦言允。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蓋允之所利者。在乎秋分之正。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注之詳矣。允自遊變。巽之反也。允亨者。自遊而亨也。象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中。三上柔外。故曰。剛中而柔外。二五皆正。三比而正。上比五正。故允正。所說之利。在地於二五之剛中也。故曰。說以利貞。上比九五。順乎天也。三比九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應乎人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順乎天也。夫天人之道。皆以剛中而柔外。和悅之所致也。故悅道之太。遂使天下之民。自相勸勉。以從善也。不亦神乎。故自垂衣拱手以降。三王之道。莫不由此。允說而致其亨也。大矣哉。所以皇帝王伯用其化。教勸率也。故三王秋。允勸民以功也。故曰。說之太。民勸矣哉。吳澄纂言。允說也。釋卦名。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卦體釋彖辭。剛中。謂二五。能得民之說。而不言亨者。致之而有餘也。但言說而亨在其中矣。柔外。謂三上為民。而說以從君。

永樂大典卷萬壽言四上

上

必利貞者。防其不足也。三上。天位也。而柔處之。順乎天之理也。二五。人位也。而剛處之。中實能應乎人之心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廣允義。先民。謂君率其民。犯難。謂民救其君。說之大。猶言說之至極。民勸。謂忘其勞。忘其死也。俞琰集說。象曰。允說也。其長勸矣哉。說。和說也。允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故曰。允說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于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于人。其說也以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內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所不為。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而言。乃若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亦為重允而發。夫和說之道。若內若外。允施不可。在內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効力。忘其勞而不辭。在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蓋說之以道。故也。說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以至父語之子。兄語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

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從命。忘其犯難之死。胡震衍義云。利貞止。民勸矣哉。允。說也。一陰居於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喜之見於外者也。允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如柔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夫說可以致亨。而說之必以道。乃足以為說也。君臣說。則尊卑之情通。父子說。則孝慈之情通。兄弟說。則友恭之情通。夫婦說。則倡隨之情通。朋友說。則切偲之情通。允之為說。固有亨道。然說侯以取容者。不足以為說。私情以相比者。不足以為說。曲學阿世。違道干譽。皆不足以為說。允之說亨。必利於正者。寬裕溫柔。以相與。而齊莊中正之實。隱然而不恃也。和順樂易。以相親。而恭敬博節之實。確然而不流也。如是。則說之以道。何往而不亨。東山之說。以使民。與叔于田之說。而歸。同一說也。而叔田不得與東山同。王氏之畔。與霸民之歡。婦同一說也。而霸民不得與王民同。何也。為臣而說民。必有周公之正道。則可以叔段而得民之說。不過私以眩民耳。為君而說民。必有三王之正道。則可以威文而得民之說。不過私情而市恩耳。嗚呼。古人之說。未嘗不以其道也。僖公一國之賢君也。而君臣亦以道稱。今觀詩人之所詠。醉而舞。醉而

歸。說意之乎也。鷺于飛。鷺于下。而禮義可觀者。秩然而不失其正。僖公尚然。况不為僖公者乎。彖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柔在外。和說而剛健。居中則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亡其勞。說以犯難。民亡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以之光民。則民皆趨事赴功。而不愛其力。以之犯難。則民皆捐軀致命。而不愛其身。說道之大。至於父詔其子。兄語其弟。而相勸以勞。相勉以死者。日益廣矣。其為說也。豈不大乎。勞而忘勞。禹之治水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也。文公曰。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朱子發曰。民至愚而神。苟不以正。徒事甘言。求其忘勞忘死。難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之生之。所謂說以正也。此卦其變為艮卦。其象允為澤。有說萬物之象。其占利於正則亨也。張清子集註彖曰。允。說也。止。民勸矣哉。丘行可曰。允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允身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允二象。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允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允上為君。允下為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

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為仁。殺之亦所以謂仁也。其說之各民。不期勸而自勸矣。愚謂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矣。趙璉解允之為說。陽剛皆得中。陰柔皆在上。下體之外。是說以利貞也。說而貞。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矣。以說道先民。而為則民說從之。而忘其勞苦。以說道使民犯難。而行則民說從之。而忘其死。此說之用為大。民說則相勸從矣哉。胡炳又通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為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董真卿會通李氏薛臣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為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雙湖先生曰。上六天位。順乎天之象。六三人位。應乎人之象。說以先民。亦三也。三位人位。下有民象。自三至上。似坎。有犯難之象。陳應潤爻變易經。剛中而柔外。三五之剛。三六之柔也。人君能以和說之道。利乎貞正。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皆

說也。說以先民者。如周武王伐紂之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者。如漢光武擊銅馬之時。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此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說之入民之深。民心說而誠服也。說之大者。如此。民烏得不相勸忘勞而忘死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剛中故貞。柔外故說。以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也。說以利貞。則至公无私。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至於民相勸以從上。何事不可成哉。聖人所以大之也。抑嘗觀巽兌。皆二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居內。而自處卑巽。一陰居外。而以柔說人。巽兌之一陰。雖分上下內外。而以剛中為主。則同一意也。巽有半順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為是恭。兌有和說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為佞說。為睚眦容說。則剛中者。巽兌之主也。蒙謂聖人守正而能和。故未嘗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亦未嘗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且夫子極言以贊之也。梁寅參義卦辭。為說亨。而利貞。而卦體。則剛中而柔外。人能剛中。則中心誠實。能柔外。則接物和柔。故其說可以亨。而又得其正矣。說而能正。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將何事之不可為乎。說以先民。而民忘其勞。无往而非亨也。說以犯難。而民忘其死。无往而非貞也。孟子言以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一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說以使民者乎。又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其說以紀難者乎。王者之說道。順天而應人。可謂大矣。天下之人。固將嗒嗒然莫知誰之使然者。而又安有不知勸者乎。其說之易疑。問曰。先言順天應人。說之太。民勸矣哉。先說之義大矣。而大衆獨指朋友講習於順天。應人所說。善相遠何哉。道遠公曰。朋友講習。說於理也。於理有所說。則天人之理。亦无不順於理。不說。安能順天應人。曰。湯武革命。亦順天應人。其理說否。曰。不說。安能革命。袁莊曰。經義說以先民。惟有以作民情於未為。斯有以致民情之樂為。蓋民情所在。上作而下必應。歡欣說作之情。不生於无所率之日。而每見於有所倡始之際。一率先之有道。群然應矣。先之聖人。以說道使民。不強之從。不驅之來。惟有以先之而已。宜乎斯民樂事勸功。畧无齟齬扞格之意。則其為說也。可勝既耶。先之象曰。云云。以此。夫上无強求於下之心。下无強趨於上之意。則天下治矣。且人君之舉事。勞民勸衆。能使之必從者。固難。而能使之樂從者。尤難也。於是以勢劫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力迫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一切刑威驅之。則民愈無自而說。必鼓之有機。必感之有方。必倡之有道。則上下之間。感應昭焉。所感必有應。所應復有感。感者非伴。應者非誣。機之動。則藉之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四十一

古

鳴也。森之嚙。則發之趨也。銅山之東傾。則洛鍾之西應也。是故有以先之。則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况以道乎。无以先之。則說之。雖以道。不說也。况非道乎。然則以此說也。先此民也。以此民也。應此先也。其上下咸和。斯合之勢也。是美可以強求。強起者。議之乎。且先之人君。非徒以大寶我居也。非徒於萬邦我有也。非徒以紛紛烝庶我役也。國有大事。必用乎民。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任煩重。順其情可也。而逆之不可也。從其欲可也。而拂之不可也。說以先之。機括在我。于以致其利。于以成其順。于以聚其欲。理義者。人心之所說也。則申吾之理。義以先之。政教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公吾之政教。以先之。辭命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善吾之辭命。以先之。感動之下。群心翕從。將見樂於役事。則琴鼓有弗勝者。羣門與詭。尤有也。樂於軍事。則鼓有弗勝者矣。辭甲談鶴。无有也。詔而于語。而弟。躍然其趨也。卷而心。矣而慮。翕然其應也。樂而事勸。而功。歡然其從也。然則民之說之也。又曷嘗有一毫矯拂之意哉。嗟夫。人心本不大相遠也。同一好惡。同一避就。同一欣戚。倡之而必應。作之而必從。特在乎上之人。何如耳。故先天於乾。則成觀之快。雖如也。先甲於臺。則元亨之情。裕如也。先庚於巽。則柔之說。晏如也。是宜先之君。以說而先民。而民亦以說而應君。其斯為極盛之

世與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伐苗於神禹。而哀之濟濟者此也。為臺於文王。而民之歡譽者此也。宅洛於成王。而民之大和會者亦此也。嗚呼。感春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興於此哉。趙必翰。經義疏以先民。民忘其勞。惟能感其心於事之所未為。斯能用其力於事之所難為。夫民之從上。至於盡力所至。而不知其為難者。豈无自而然哉。有如感發之无素。而遽加之。以力役之征。其不以我為病己者幾希矣。惟古之聖王。慈詳豈弟之德。日決洽乎人心之微。而斯民之愛戴乎上。至於歡忻說怿。而不能以自已。是宜有所不動。動而民莫不隨。雖其力役之事。出於人情之所難堪。而奔走聽命。自不知其所以為勞者矣。然則隆古君民相與之至。其庸可以形迹論歟。古云。所以見於尤之象。夫君民之相與。惟其仁而已矣。君不施仁。則无以得其心於宴安之時。民不歸仁。則无以盡其力於艱難之日。或者不是之知。乃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遂謂君之役民。自有言而莫于違之勢。民之從君。自有會而不顧其身之義。抑不思勞之於未信之時者。必无以弭天下厲己之謗。而不怨於難勞之日。无非在上以佚道。而感發於其先也。何者。好逸而惡勞者。乃人之情。而眾非元后何戴。實有所謂團結之道。苟仁愛之道。不施於閑暇无事之時。而力役之征。遽興於倉卒有事之日。則心无所感於先。而力役必不盡於後。豈不受辱乎其難哉。聖人知其然。謂夫押侮小人。罔罔以盡夫人之力矣。而得民之道。又豈外其心者之所能邪。於是因其心之所欲。而與之聚之。因其心之所惡。而勿施爾也。則人情莫不欲壽。吾惟生之而不傷也。則說以壽而先於民矣。人情莫不欲富。吾惟厚之而不困也。則說以富而先於民矣。至於節其力而不勞。非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逸乎。扶之而不危。非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安也。夫惟說順之道。既有以先乎斯人之心。此所以心感乎內。而力盡乎外者。亦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也。何者。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始見未為而眾僕之。已為而眾從之。故將亨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履天下之大害。而斯民惟欲有以利其上。自不知役之以除害之為難也。將處天下於至安者。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而斯民惟欲有以安於上。自不知役之以去危之為難也。其親上也。如子弟之愛父兄。其衛上也。如手足之捍頭目。樂於趨事者。无以倦其勤。善於赴功者。无以怠其志。謂之忘其勞。適念乎勞於王事。而自莫知其所以然也。噫。愛民之意。達於先。使民之道。行於後。民心之既說。民勞之自忘。是豈勉强矯拂之所能致哉。雖然。免者說也。而卦必次於巽者。蓋上既巽順乎其下。則人自說憚於其上。

永樂大典卷萬事百五

五

然聖人必以利正而為說者。誠以達道千譽。與夫衆皆說之。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惟夫誠心實德。存養乎其中。良法美意。周浹乎其外。則說於未
有舉事之時。樂於不知其勞之日。又豈有一不正之念者哉。昔之盡是道
者。吾於文王見之。彼其以民力為臺為沼。若勞民於自娛者也。然庶民有
子未之象。經營有不日之成。而歡樂之聲。至有靈臺靈沼之頌。文王何以
使民忘其勞之若是耶。蓋發政施仁於治岐之初。與夫西土怙冒於一二
邦之修者。其說以先乎民者。非一日也。故樂民之譽而民亦樂其樂者。不
亦宜乎。不特此爾。其時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與周公東征三年之役。且有
民忘其死於說以犯難之時。又豈止於忘其勞而已哉。彼有好勇
好貨之君。致其民於疾首蹙額以相告者。又安足以語先之義。

象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傳麗澤。三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

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
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朱子本義兩澤
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董楷集說程氏附錄。天下之說。不可
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日相滋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七

六

益之意。卜子夏傳而說而合者。莫過於朋友講習也。王弼注麗。猶連也。施
說之盛。莫盛於此。陸德明音義麗澤如字。麗連也。鄭作離云。猶併也。孔穎
達正義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
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
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要義兩澤相潤說。為朋友講習之象。
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
辯之。兌二陽。同類為朋友。伏艮為友。坎為習。震為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
習也。蘇軾傳取其樂而不流者也。陳了齋說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有大於麗
澤者。張紫巖傳道義之說無窮已。君子貴夫朋友切磋之益。其於道也。相
與講明習行之。蓋有自說於中者矣。嗚呼。學之貴乎講習也久矣。君人者
用是道。則人偽盡。心術明。可同民志。而終與之共其樂。書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後世若唐太宗。取學士十八人。與之朝夕論議。雖未知先王遜志之
學。而於允說之道。尚庶幾夫用於身也。澤滋益為朋友。口舌為講習。兼山
有物我兩止。麗澤有內外俱說。義蓋若君臣上下。中國夷狄。與夫朋友交
相際。皆麗也。麗而說。斯為兌。易象於兌。持取朋友講習為義。豈非大而天
地萬物之說。浹而一身以及夫中國四夷之說。皆自學問中來哉。郭雍解

麗者。附着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况天下大說。又存於朋友講習之間。李光讀易詳說澤。波澤也。人所資以為灌溉之利。禹貢曰。九澤既陂。雲夢之類是也。澤不相麗。或有時而竭涸。以澤麗澤。相繼不絕。故其為利無窮。君子體此象。相與講習。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故其心悅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朋友講習。互相滋益之樂。以發明其理義。故無窮也。然則聖人所以悅民者。能使其理義之所在。然後可用也。不然。安能使之化難而忘其死乎。朱漢上傳麗。連北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無數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為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為朋。初上五始終以正而動。為友。兌為口為講。兩兌為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李衡義海撮要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久而彌益。鄭剛中窺餘麗。猶附麗之麗。澤附澤故也。兩澤則彼此相滋益。故為朋友講習之象。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取此義也。鼎祚易。謂二陽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五

七

同類。朋友也。兌口對講習也。易傳曰。朋友講習。固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楊萬里傳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况九澤與衆友。求是以君子說之。林栗集解。兌為澤。重卦為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說之象也。然坎兌皆水。坎為勞。而兌為說。何也。曰。坎為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兌為澤。止而不流。是以知其說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取其交相滋益之義而已。人之相說。莫如朋友。朋友之相說。莫如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說。反不若朋友之甚耶。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苟惟悅而已。吾未見其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兌為成。以震配兌為歸妹。是君臣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平居講習。則各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琢磨。燕游諧謔。無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未涵。洪停滯。以待它日之用。取諸麗澤。不亦可乎。楊慈湖傳澤之相附麗。即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者。未足以為知也。心通內明。自知自信。而後為知。知之者。何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萬

永樂大典

卷一五二四一

物。即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趙倭齋說朋友。講習。講見於言。習見於行。項安世玩辭朋友以象二允。講以辭說之。相會以文也。習以身行之。相勸以善也。李謙齋評解家曰。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更相滋益。此朋友切磋琢磨之象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者。說之至者也。以得朋為樂。則說可知矣。蔡節齋訓解家曰。麗澤允。澤附澤而相潤。允說之象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允說習。重允象。馮椅輯注麗澤允。麗義見離象贊。李仲水曰。麗澤者。相連而不離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相麗之象。講允為口舌頰輔。習重習。麗澤也。鳥數飛為習。都曰。講其所未知而明之。習其所已知而行之。程正叔曰。猶麗澤之互有滋益。田疇學易蹟僅允大象。



允下
允上

允為只。兩口相應。朋友講習之象。習有學飛之意。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互卦離為飛鳥。互卦巽為風。又主風教鳥在風中而學飛。教習之象。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五百五

六

象。允澤坎水。皆水也。有相似之義。其實不同。愚嘗即二卦之爻象而思之。夫坎卦一陽在中。陽動物也。動而在中。故在地之水。則為泉。為江海之潮流水也。允卦一陰在外。陰靜物也。靜而在外。故在地之水。則為湖。為波湖之澤。止水也。夫地有水澤。天有雨露類也。水流而雨濺。澤止而露凝。亦類也。然則坎在地為水。則在天為雨矣。允在地為澤。則在天為露矣。何以明之。夫四時皆有雨。而雨水則獨列於二十四氣之一。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論之。冬至之日。方得重坎之初爻。雨水之時。正值坎之九五爻。坎之為雨明矣。四時皆有露。而秋露獨白。蓋允居西方。其色白故也。允之為露亦明矣。然即二卦互體而言。坎藏艮震之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以坎之九五。在乎艮山之上也。春陽之中。雷雨作解。以坎之九二。在乎震雷之始也。允藏巽離之卦。離為日。巽為風。風日藏閉。則有露。夜有風。則露之氣散矣。由巽之風。不藏故也。露遇朝陽必晞。由離之日。不藏故也。又不特此也。露則結為霜。雨則化為雪。霜陰氣之變雪。湯氣之變也。霜之凝。則慘寒陰氣之聚故也。釋則和霽。陰散故也。雪之飛。雖感寒而不甚。未感陽氣之聚故也。雪之釋。則寒甚。陽之氣散故也。易之一經。不言雪。愚故於此而廣之。象曰。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澤者。會聚眾水而為之者也。眾水皆未

附麗。故聚而為澤。萬物資之。而灌溉浚潤。自有不言而說之意。故曰麗澤。兌。君子觀附麗之澤。而足以說物也。是以附麗於朋友。而取以說焉。以朋友而講習。即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義。夫人之大倫有五。朋友與居一焉。然詳求五者之說。亦無過於朋友。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情之相通而悅懌。唯朋友為甚。又况講之以道。而使之知所未知。習之以業。而使之能所未能。則理義有以說其心者。當如何耶。伐木之詩曰。既和且平。其兌之朋友乎。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取此義也。愚嘗論兌為西郊。故虞庠取其象。以朋友講習之地故也。禮記言擇士之宮。謂之澤宮。孔穎達疏。以為澤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蓋非制度取於兌之大家者歟。魏了翁集義。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其無師友。則愚。是道義。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蓋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益。鄭汝諧翼傳。從程。趙以夫易通。二澤相麗。自新月潤。有相資益之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為丘。兩兌胥說。有講習之象。故總義麗澤兌者。上下皆說。故君子以朋友講習。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五

十九

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樂與人同。固取乎友朋。而說由中以生。是以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則友朋尤貴乎講習。此講習所以貴乎說也。趙汝樸輯附麗附也。卦之二剛陽。實地之象。一柔陰虛。水之象。水在地中為泉。在地上為澤。荀首曰。川壅為澤。兩兌胥麗。故曰麗澤。天下之物。唯水與地。未嘗雙離。况兩澤胥麗乎。一澤有時而竭。說物之功有限。兩澤胥麗。則潤澤交浚。其說無疆。君子體之。資朋尚友。胥與講習。永增益其所未能。必如兩澤之親麗。情交意密。日進月積。毋斷纖。毋自畫。然後漸漬青沐。有緝熙光明之功。蓋不止以得友為說也。講習講明。習者。服習。易象龜鑑準曰。人君用此。樂從經術之士。講明天下有用之學也。兌為澤。兌說也。上下皆兌。潤說萬物。而有盛麗之象。上說以從下。下說以告上。君臣之間。以分則嚴。以道則親。謂之德友。言講習道義。相為樂也。文帝以道德為麗。得麗澤之說也。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久而彌益。以堯舜禹湯之聖。皆說於講學。堯學於君時。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圖。湯學於成子伯。至傳說亦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作建事。學于古訓。乃有復事不師古。以克水世。匪說彼聞。以是知君臣有朋友之習。不亦說乎。徐相直說兩澤相麗。交相浚潤。互有滋益。兌說之義也。君子觀象。朋友講習。互相

益也。不亦說乎。姑汾適史証類指龜思澤連至說也。君子法之。講習道義。互相潤澤。不亦說乎。張應珩解兩兌相連附故曰麗澤。兌為口為言。上下純兌。一朋一友。相與講習也。朋友講習。皆有重兌之義。陳深讀易為家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澤相附麗。浸潤相滋之象。君子觀象。以朋友講習。既講論於先。必重習於後。講而不習。安能決洽。而至于悅懌。故學而時習。所以說也。蓋義理之悅。天下之真悅也。講兌為口舌。上朋友與習。元象蘇起翁讀易記麗澤。二兌也。兌為澤。麗兩相附麗也。兩澤相資。則水不竭。君子觀此。朋友講明義理。習而行之。猶麗澤為。亦不困竭矣。交相浸灌。互有滋潤。其喜何如。故朋友講習。天下之說樂莫過焉。兌為口。故云講習。丁易東象義此釋兌卦重兌下兌上西字也。兌為澤。坎水而窒其下。水不凍。故為澤。內外皆兌。兩澤也。兩澤相麗。則水流通而相滋。所以為兌。君子觀兩澤相滋之象。故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合志曰友。皆取兩我。兌為口。兩口相講之義。故講兌而又兌。故講習者。重也。或曰。互離為飛鳥。習者為鳥。飛也。又伏坎。亦為習。鄧錡圖說天地以澤潤物。聖人以道潤民。以澤麗澤。萬物之所說也。以道傳道。萬民之所說也。故民之所說。莫大於朋友講習。論語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聖人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五

二十

心學也。故君子以之。其澄蔡言麗澤。此釋兌下兌上也。一澤在內。一澤在外。二澤相附麗也。兌。此仍義皇八卦之存而為重卦之名。君子以朋友講習。二澤相滋潤之益。如朋友共講習之益。先已講而後又習焉。取重兌之象也。俞瑛集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為澤。上下卦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則彼此皆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為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為憂。以學而時習為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為樂。蓋極天下之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為樂也。兌為口。講也。習。重習也。卦體兩口。講而又講也。所引節齋蔡氏曰。見前蔡節辭訓。麗。保八原。言君子體而用之。麗澤者。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亦當明相益之道。胡震衍義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君子體之。朋友講習。互相益也。講者。講其所未知。未能習者。習其所已知。已能。朋友非說。則道不相授。如負薪方枘之不相合。講習何望焉。兩澤相

靡。互有滋益。萬物之說。朋友相靡。互有滋益。身之說。楊氏曰。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快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張清于集註。愚謂三澤相附麗。有互相漸潤之象。君子體是學而特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允為口。兩允齊說。有講論重習之象。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杌隳。而无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蒙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貞說在我矣。所引蔡氏曰。凡前蔡節齋訓解。趙瑄解君子觀蒙澤允之象。上下二澤。附蒙相潤。以朋友講習。相資益也。陳應潤爻變易經蒙。附麗也。兩澤相附。曰麗。澤。允為口舌。故又有君子朋友講習之義。陳納易象本義。海雷則感盛。意山則險極。隨風則勢迅。明兩則德著。習坎則水溢。至於蒙澤。則兩陂相為浸漬。此之膏液。為彼之初。彼之沾潤。為此之益。而相滋之澤者。莫此若也。故名之曰蒙。蒙說也。而朋友之義在焉。是必悅之以道。而道日以進。及交漬功澤。不知孰為我。孰為人。而此道渾涵而為一。豈朝滿夕除之潢潦。輔

永樂大典卷五十五百四十一

主

之以仁而仁日以充。及交潤時久。不知孰為彼。孰為此。而此仁融會而无間。豈易盈易涸之溝澮。蓋其沾溉以消滴。積而深造。為淵淵之淵。浸潤以濡沫。積而達原。為浩浩之天。及其至也。則沛為教雨。而人心淑敷。為化雨。而天下又是澤也。又將備滿六合。充塞八紘。有不勝用者矣。或者擇友不求其勝己。莫資其講學之功。取友或狃以長責。又何以輔其時習之勤。則困於澤之无水。澤其山之出泉。而湛然之天。望然之質。終為泥沙所涸。秦吁昔哉。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義理之說。人无窮。况朋友講習乎。從容論說。以講習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得。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志氣之汰洽。疑殆之切磋。體蒙澤之為相滋之實。而其說在我矣。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學者之事。然學者之為王者事。其義實相通。蒙謂義理之說。人无窮。而聖人尤取其互相滋益也。梁寅參義兩澤相麗。則互相滋益。故彼此皆不至於枯竭。君子觀蒙澤之象。而以朋友講習。則我之進德。有資於人。人之進德。亦有資於我。是其為益。豈有窮乎。講者。討論而知其理。習者。重習而踐其事。朋友之相資。在於講而已。然既講。則必習。故曰。以朋友講習也。又卦為重允。說之至也。天下之說。不可過極。唯講習。則過說无害。故於允言之也。首清之據。爻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一

允象餘意曰。麗澤兩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浸潤而有注益。君子用此之象。與朋友講習。亦猶麗澤之相益也。講允象。習重允象也。所引不謂之說。以下四條。凡前本術表海表。孔頴達正義。業開先經義說之。太民觀矣。哉象曰。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廣至和之用。斯民固相勉以起夫道。象至和之體。君子實相資以明乎道。蓋斯民同得其說。與君子先得其說。何莫由斯道也。斯民難事而易說。雖欲樂道於觀化之餘。君子易事而難說。乃不樂於觀象之頃。則縱已容說之私。豈能契民心說之公哉。且說以大言。明卦德也。人之常情。親和說之大。則興和說之感。以斯說也。為斯勸也。民將覺悟於心。洞无所蔽。勸勉於善。迅不可禦。是民之趨於道。非至和之所感歟。然民之由是說。正以君子能運是說也。允以澤言。明卦象也。允之為澤。有交麗之勢。則有交濟之益。顧斯象也。為斯學也。君子以取朋友。人已兼盡。以為講習體統。兼該是君子之明乎道。非至和之所本歟。象言說乎於斯民。則以趨道為說。象言說先於君子。則以明道為說。君說而民未說者。有以未。未有下說而上不說者也。云云。允之象象。則然。有治象之說。有易象之說。播吾民之和。達萬民之說。斯民乎於治象。說之效。廣大者也。會朋友之樂。務時習之說。君子操乎易象。說之盡精微者也。同此生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三

則同此心也。亦同有此道。同有此說也。不為聖而豐。豈為凡而高。不為智而加多。豈為愚而加少。惟小人恃之。鴻鵠一念。嘗不堪其憂。君子脩之。吉。蟬虻泉攻。曾不改其樂。則夫民安物泰。孰幹其極。上恬下熙。孰轉其紐。是為鈞陶之造。是為鼓舞之神。是為文明之祥。是為承平之運。凡太和之暢者。必有召其和者。凡大順之濟者。必有達其順者。君子人與。其格物審其取類精。刮苛刻之藩。開農正之閭。杜私邪之情。造義理之淵。吾心說於道學。而人心則說於道化矣。奈何朝菌之儔。蟪蛄之屬。日用飲食於此。而乃醉生夢死於其中。說於貨利也。日尋貨利之斧。說於聲色也。日菌簪色之鄉。梟機風俗。索齋教化者。乃不聞狂瀾於既倒。屹砥柱於中流。頌乃孤立无倚。獨學无友。則吾心本潔白者。成項而汚。吾道本澄澈者。瞬息而汚。我固未能樂其樂。而民豈能同其樂哉。嗚呼。允之斯民乎。以治。象之廣大。而趨道化之同然。必允之君子。操乎易象。而明道學之自然。伏可知矣。且賸之說。而順明。蓋之民說。无疆。非不以說言也。語說之大。則未也。節之說。以行險。中乎之說。以異乎。非不以說言也。語說之大。則未也。允之象辭。何以為說之大哉。想允之斯民。仰瞻漢汗之敷。公則必說。非每人之說也。顯若冥命之中行。而莫不說。非紛華之說也。和氣充騰。在在呈露。祥風勃

對物怡愉。民所以為說也。苟未至於能勸。則一念不潔。萬境皆迷。一息不澄。萬慮皆塞。說之不道也。要必恬吾氣於且晝。養吾神於清明。毋為吹且之行。毋蹈軒運之悔。亦克用勸。何可樂也。不實而勸。莫可道也。此非廣至和之用。斯民既相勉以趨於道乎。然說民者其化也。說己者其本也。且隨之澤中有雷。夫之澤上於天。皆以澤取象也。非兩澤之相震也。萃之澤上於地。萃之澤中有大。皆以澤擬象也。非兩澤之附麗也。兌之家解。何以為澤之象哉。想兌之君子。觀上之澤麗下之澤。洋洋則交浚也。觀下之澤麗上之澤。洄洑則交決也。擬諸形容。灌溉不偏。象其物且滋沃。无問君子之所以為說也。苟不由於講習。則朋而不心。而朋其益。友而不心。而友其補。說之不道也。要必取兼流之象。求十益之應。勿欲以替其朋致一。以得其友。與講習道原。无障蔽也。與討論理趣。无窒礙也。此非家至和之體。君子實相資以明其道乎。嗚呼。獨樂者不若同樂。與少樂者不若與眾樂。治象之可說。與眾同樂者也。所遇則化矣。易象之相說。與朋同樂者也。所存則神矣。要之說有先後。无精粗。有感應。无彼此。无間可容。息无端可擇。求一以貫之則可矣。岐而二之則惑矣。昔者伏羲。取物畫兌之卦。澤之象以明文王演易。重兌之畫。震澤之象益顯。夫子象兌之材。像兌之象。而

未學與卷一萬五千四百一

三

允澤之經。畢露矣。夫象以允說言。且以利正言。惟說則發而為和。極而為樂。惟利正則和而不流。樂而不淫。是以說於臨事之先。民不苟且以忘。榮說於臨難之頃。民不苟免以忘死。此說之大。此民之勸。亦飛躍之為。而儀籟之填。荒者。因卦德之說。朔卦象之說。一陰居上。二陰居下。少者多之所宗。即陰者陽之所說也。兩澤之相為說。即朋友之相為說也。初之和允。則交非。履慈。二之乎允。則交非。便僂。此時此說。君固不知其至。民豈能知其所從來哉。嗚呼。舜一允之君子也。天下大謬。黎民敏德。時泰和矣。所謂聞言若考。所謂與人為善。有以階此說也。湯一允之君子也。罔有不說。此民允殖。時又安矣。所謂若慎于淵。所謂學焉後臣。有以基此說也。舜湯遠矣。後世有致廣存。盡精微之主出。則舜湯之感。猶特見之。又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象不獨喜成相說之卦。心不獨學。明相說之理。物以相附為說。即人以相交為說也。苟象所立者獨。真以為有迹之說。人所學者獨。真以為无迹之說。何者。說萬有者。莫說乎澤。今也。一澤上滋。一澤下浚。兩澤相麗。於是以允之名揭之。言相說之卦也。易立象以說。吾取象以說。說一已者。莫說乎交。今也。以此朋友。明此道學。朋友交益。於是以講習之辭發之。言相說之理也。象不容於獨。而相說之卦成。人不容於獨。而相

說之理明。要之澤之說有限。而交之說无窮也。象兌者曰云。誠申其言。象之立者。形而下者之說也。固有迹之可見。人之學者。形而上者之說也。每无迹之可觀。抑何哉。一卦取一象。一象取一義。為停波為蓄浸。相依以為說者。猶有涯涘。明至斯乎。說則不可涯涘也。為滄浪為匯流。相資以為說者。猶有限隔。友來自遠。說則不可限隔也。倘不擬諸形容。觸兩水之滄。不象其物宜。感兼澤之說。則將孤立无朋。討論道妙之說。未必知也。獨學无友。辨論理趣之說。未必識也。蓋思吾性鍾固有之和。吾心具本然之說。反不如水之沾溉。澤之浸潤者甚矣。其自戾於道也。尤之君子有是哉。无是也。且澤寄止於山矣。寄陷於水矣。謂之无未可也。今也一澤上麓。沾濡於前。一澤下麓。滋潤於後。兼演迤之儲。並汪洋之積。支流臨決。津涯比連。指之曰兌。是其名也。亦其義也。非相說之卦成乎。若兌象在易。體兌象在。朋言替於勿致矣。友言得於致一矣。謂之說未可也。今也。以朋講習。朋非面朋。以友講習。友非面友。窮義理之淵源。究道學之底蘊。辨論澄澈。發越精深。言之曰講習。是其交也。亦其理也。非相說之理明乎。相稟之澤。蓋形而下也。講習之理。道形而上也。即彼兼流之象。喻此十益之龜。學易者亦知器為外境之說。而有禦道為內境之說。而无際。則識兌說之旨矣。唯

永樂大典卷五十一百五

二五

兌有卦。取於兩澤。上體兌也。故一澤居上。下體兌也。故一澤居下。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法其象。如陰所說者陽。陽所說者陰。於初之和兌則交之。非匿怨也。於二之手兌則交之。非使倭也。嗚呼。此正夫子聖人之意也。是故設教於洙泗。興嘆於川上。當時門人與朋友交相從事講習。蓋悟此春盡意。莫若象。不然。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抑正孫經義麗澤兌。觀物之真。則盡卦之理。理固未易盡也。不即諸物。吾何以觀之哉。兌。澤也。說也。然澤足以言兌之說。而不足以見說之至。必也厚澤焉。其未无已。則其益无窮。人而默察夫相資之益。則兌之為說。誠有不待言而自諭者。卦之理於是見矣。云云。聖人所以言於象。昔者聖人假形容。象物宜。然後立八卦之象。以盡八卦之理。欲知八卦之理者。求之象可也。然理固有不可勝窮者。又必於重焉見之。冥不重。不足以由命。離不兩。不足以言屬。性海至足以言坎。惟洊雷足以言震。蓋理可得言。而理之主者。不可得言。易之所謂理。皆其至者也。而况於兌為天下之至說。是說也。可以心諭。而不可以言傳。苟非自其相資之益觀之。則何以哉。說言也。兌人孰不知兌之為言說也。說萬物者。莫說于澤。人孰不知澤者。所以明乎兌也。兌之理。其果盡於此乎。今天理在天下。一時之僅可。而他日之不然。則不足以言說。摩撫之僅加。而決

洽之不足。則不足以為說。惟麗澤也。相繼而無已。並至而不窮。有浸灌漸漬之功。而無朝滿夕除之患。凡物之說於斯。吾見慘者舒。蹙者遂。憔悴而不自得者。莫不忻愉。權悅。而自適其所。非桔槔之患也。非樞苗之畏也。蓋至於此。然後見兌之說物。悠遠而深長。天下之至說。以後加於此。卷聖人取諸澤之麗。其善於明理也夫。不然澤而非麗。則溝澮之盈。其涸可以立待。兌之說而止於此。吾恐卦之理。殆不若是然矣。雖然。兌為天下之至說。則吾既得聞之矣。而君子之說。乃獨以朋友言之。何哉。蓋理義之說。心猶芻豢之說口。而說之不以道。則君子有所不為。漸學之益。一入乎吾心。則其樂有不可以勝窮者。非深造乎其他者。始未易以說言也。斯道也。方有望於麗澤之君子。全璋經義。君子以朋友講習。同氣相求。同心相得。氣同則心同矣。朋友與我同氣者也。講習與我同心矣。氣同而後相求。心同而後相得。兌象下之辭曰。云云。夫稟天地之秀氣者為儒。名不載於農工商賈之版。所業則讀書著文。與我均名為儒者。均同氣也。脫軀殼而露時膽。剖形骸而披胃臆。相與釘金石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之云乎。資友以成也。今夫同堂曰朋。合志曰友。雲從風休。氣味相投。蠢動蠢鳴。氣類相感。神交精契於真純之天。心融意會於琢磨之地。講習乎詩書禮樂

也。講習乎孝悌忠恕也。講習乎禮義廉耻也。惟恐有聞。所講不精。惟恐有傳。所習不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吁。君子善與人交。矣。不然學之不講。夫子所愛。傳不習乎。曾子所省。吾師孔也。吾友曾也。舞宥水之春風。沐杏壇之教雨。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道德之源。朋友相得之樂。匪可量哉。雖然。講習者。明道事也。所以為行道者地也。雲龍風虎。萃應氣求。同心同德。佐興唐虞。赫赫沈沈。乎功業。遂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聯步接武。皆今日講習人也。吳如愚麗澤兌說。麗本離義。離麗也。蓋取明相附麗。而言兌說也。而象辭亦以麗言澤者。何也。當知麗字雖訓偶。而又訓華與美。非但有附麗之義。亦有明義存乎其中。非明不可以見其麗也。故明兩作離。言麗而兌。以兩澤相附。亦言麗。是知兌之所以為麗者。以卦畫詳之。畫有中虛之象。以卦象詳之。澤有中虛之義。中虛則明非麗而何。况澤者。停水者也。水止不流。其光瑩淨。自然悅澤。兼之以澤。附澤交相輝。潤則說而麗也。可知矣。此麗澤兌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朋友講習。蓋因其兩澤附麗。而知朋友之相親。即其互有滋益。而知講習之為樂。遂發以溫其所學之秉。惟其講習熟。迺相開發。理義斯有所明。於心斯有所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一

悅。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之悅於心者。孰有過於理義哉。理義既悅心。則舉斯心而加諸彼。說之大。民勸矣哉。亦由是而充之耳。欄江網賦。句初吉二字。其不已之愉快。二陰四陽。有不窮之動盪。內惟外化。則內外德決。陰與陽對。則陰陽道濟。曰和曰引。合初上以一致。孰內孰外。無剛柔之異宜。一陰首二陽。而正順相濟。二爻應五位。而吉乎如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二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 日泰鳴雷

學士 日王大任

分校官 修撰 日丁士美

書寫 儒士 日章伯禪

園點 監生 日馬宗孝

日色連第